

江南撤退記 (一)

●王中原（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

不義之財每人一份

上午十時抵達金華。梅雨霏霏，市容熙熙攘攘，正常繁盛，如非出現大批軍人穿梭於街市中，幾乎看不出戰爭的痕跡。二三八師司令部駐紮在金華市中心國軍將領湯恩伯的巨宅之內。此屋巍峨宏大，佔地極廣，四週圍牆上，設有射擊城堞。據說此為湯恩伯故宅。抗戰勝利後重新設計建築。耗費不貲，惜乎華屋落成之後，湯恩伯僅返回金華住宿一宵，即攜帶全家大小數十餘口遷往上海。新屋僅留數名警衛看守。二三八師進駐時，此數名警衛猶在一名中級軍官領導下，持槍喝止不許進入。徐師長一怒，命警衛部隊把他們全部繳械逐出戶外，湯伯恩當時正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權威不可一世。金華縣長爲了怕受責怪，曾出面向徐師長交涉讓出此屋。亦被徐師長大罵退出。迨至二三八師所有部隊齊集金華，徐師長乃下令接收金華城防，準備在此等待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命令。

我們師生三十九人，承蒙徐師長垂愛，准許住入師司令部內，與政工隊比鄰而居。色澤光亮

猶新的檜木地板，成了最佳住宿之所。

正在整理住處，準備外出逛街用餐之際，黃部隊長帶兩名抬木箱的士兵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向他問好，他說：

「奉徐師長之命，發給你們每人銀元七十元，每人一張出入證。」

「這樣不太好吧！」我代表大家說：「你們照顧我們，已使我們感激不盡，再接受金錢，似乎很不應該。何況二三八師這麼多下屬部隊，開支很大，我們師生三十九人，除了心領之外，不能接受這筆錢。」

「哈……哈……」黃部隊長縱聲大笑：「你們以爲這筆錢是什麼錢？這是後衛部隊在淳安對岸接收來的不義之財呀！」

「不義之財？」我莫名其妙地問：「什麼不義之財？我們不懂？」

「好！我告訴你們。」黃部隊長命令身邊的兩個士兵，把抬著的木箱放在地上。笑容可掬地說：

「昨夜在淳安那邊，中央銀行運鈔車輛被亂兵搶劫的事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點頭說：「知道」。黃部隊長又問：

「你們知道搶走的那些錢，目前在什麼地方？我們一齊搖搖頭。」

「好！我來告訴你們。」黃部隊長精神亢奮地說：「那些銀元，大部份被我沒收過來了。現在徐師長要發放給你們的銀元，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怎麼會呢？」我懷疑地問。

「那很簡單。」黃部隊長說：「昨夜徐師長交付給我任務。監視對岸控制三十艘帆船。萬一發生情況，要我主動全權處理。午夜過後不久，亂兵發動洗劫中央銀行運鈔車輛。在無人出面制止的情況下，銀元被劫走約近五十萬元。在亂槍向空齊鳴中，我命令三十艘帆船，全部由武裝士兵押陣，開到對面碼頭停泊，我在南岸佈下天羅地網，等待亂兵帶著銀元過河之後，要他們全數把搶劫來的銀元留下離開。」

「你這樣做，亂兵們願意嗎？」我問。

「亂兵們當然不願意。」黃部隊長說：「但在我們的輕重武器環伺下，他們只有遵命照辦。如此，我們從凌晨三點鐘起，一直工作到七時，

共截下銀元四十餘萬元。我把這些銀元運來金華，繳呈徐師長。徐師長命令按全師現有人數平均發放給各單位部隊。計算之下，每人可分得銀元七十塊。徐師長說，雖然你們不是我們編制內人員，但患難在一起，所以你們和我們一樣，各分得一份。不過，這些銀元奇重無比，如果帶著長途行軍，會成爲累贅。所以我勸你們快點花掉。總比將來因帶不動而把銀元丟棄的好。現在請你們自己派人分發吧。」

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但是仍然有一位女同學問：

「這是國家的財產，我們爲什麼不還給國家呢？」

黃部隊長聞言，微感一怔，旋即笑道：

「不錯！我們應該把這些銀元還給國家，但此時此地，誰能代表國家？我們是國軍部隊，這筆錢就算是國家發給我們的薪餉吧！」

黃部隊長思想敏捷，辯才無礙，經他一說，覺得言之有理，大家也就釋然了。黃部隊長命令兩名士兵除去箱蓋，要我派遣兩名學生負責發放工作。他臨走時說：

「老弟！趁著這兩天休息機會，不妨帶著你的學生，到此地著名的『雙溪』去遊遊畫舫，吃吃船娘烹飪的佳餚。」

苦中作樂暢遊雙溪

我猛然想起，宋朝女詞人李清照。她於宋室南渡時，隨夫婿趙明誠由山東流亡到南京。建炎三年，趙明誠病歿於南京。李清照哀慟幾絕。同

年金兵大舉南侵，南京於九月被金兵攻陷，李清照於悲苦困境中倉皇踏上流亡之途。她由南京流亡到杭州。杭州又陷，她隻身過錢塘江進入浙東，躲避兵禍。

其後，金兵爲岳飛等勤王之師所擊退，南宋遂由此成爲偏安之局。李清照曾由紹興流寓到金華、寧波、溫州等地。

在金華時，她孤寂徬徨，悲傷無奈之餘，猶難忘記死去的丈夫。曾寫下一闕感人肺腑，至今流傳不衰的悼亡詞——武陵春。詞爲：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舴舺舟，載不動許多愁！

只恐雙溪舴舺舟，載不動許多愁！」

詞中所指的「雙溪」，就在金華城內一條風景明媚的河道之上。雖然「雙溪」已歷經八百多年滄桑興衰，但溪上的流風餘韻，仍不失當年的風貌氣氛。

我帶領學生抵達雙溪時，正是河水暴漲，遊客最多的時刻。河岸有涼篷，藤椅和茶座。岸邊排列著各型畫舫和小舟。每艘畫舫上有兩名年輕貌美的船娘，頭戴鮮花，身穿兩截式花布衫褲，笑容可掬地招呼我們。我們雇了八艘畫舫，講明了遊覽的時間和船價。

並且以每棹四塊銀元的代價，點定了八棹雙溪特產的鮮魚活蝦，以及一些其它菜類。這時，船上兩名年輕的船娘，一名以竹竿把畫舫撐離河岸，另一名則到船尾爲我們烹調鮮魚等菜餚。畫

舫撐到中流以後，撐船的船娘改以輕搖長櫓，往上游緩緩溯河而上，不計其數的小舟與畫舫盪漾於國樂繚繞聲中。那份帶著苦澀，暫時忘我的心，現在回想起來恍然如在夢中！

次日一早我們尚未起床時，師部有一位副官來通知八時集合出發。我們匆匆漱洗用完早餐，準時在花園中集合。出發前，徐師長宣佈共軍約六千餘人，已於昨夜突破一〇六軍防綫，正循威萍、淳安之綫，以急行軍尾隨在後，彼此相距約十個小時行程。二三八師奉參謀總長顧祝同之命，即日放棄金華沿永康、縉雲之綫，退至麗水待命。黃部隊長仍舊擔任後衛部隊長，我們學生羣則隨二三八師部隊行動。

在細雨斜風中，徒步沿公路往麗水前進，經過永康、縉雲兩地作短暫休息飲食，直至黃昏時分，部隊始進入麗水縣城。但見城內矮屋窄巷，觸目盡是軍人。喧囂叫賣之聲，彷彿又回到淳安鬧市。二三八師司令部駐入由前站人員準備的一處中等學校之內，部隊則分駐四門担任城防，并派黃部隊長所率領的一個團兵力，佔領麗水城內唯一的一處崗陵高地，掩護全城，瞰制來敵。入城不久，軍校一期出身的第七綏靖區司令官張世希將軍及幕僚警衛營來投。他面色蒼白，雙手抖顫地要求徐師長保護他的安全。凌晨，大家在熟睡中被槍聲砲彈驚醒，經守城部隊報告，悉知麗水已被共軍部隊圍攻。張世希面無人色地促令徐師長負責掩護全師出東門渡河，并相機撤退。此時正值河水暴漲，水深及肩，張世希驚慌無措地在衛士攙扶下搶先渡過河去，黃部隊長於大部隊全

部過河之後，亦撤離陣地隨後跟進渡河而來。

麗水浮屍觸目傷心

當二三八師六千餘人全部抵達對岸之後，天色已微明。城內各友軍部隊亦隨之紛紛由東門爭先恐後地一擁而出，偌大的河面上，盡是徒涉過河的人羣。武裝部隊尚能載沈載浮地拉着二三八師所留下繫於兩岸的長繩勉強通過。

然而許多老幼婦孺以及隨行眷屬，大多數都被急流沖向下游而溺死。尤令人不忍卒睹的，即是那些過了河的部隊，包括二三八師在內，無一派出掩護部隊掩護過河的羣衆。以致使得共軍肆意、殘忍地以輕重機槍向河中人羣交叉掃射。霎時間，河水盡赤，屍體漂浮，死在這條河裏的軍民眷屬和兒童，至少在兩萬人以上。

我們在隔岸的山坡上目睹河面擠渡情形，見到如此慘絕人寰的場面，不禁爲之掩面而泣。我們相信，二三八師以及其它安全渡過河的友軍部隊，如能於過河之後，存有一念之仁，各派出掩護部隊，以火力壓制共軍的濫殺，即使會有被急流沖走溺水而死的人，亦絕不致於死人如此之多之慘。可恨的是，少數部隊於過河之後，眼見河面被共軍屠殺屍體成千上萬，却無一伸出援手。那時我們師生，率皆寄人籬下，無資格稍盡諫言奉勸那些手握兵權，只願保存一己實力的將軍們，發揮起碼的憐憫仁慈之心。此項令人刻骨銘心的憾恨，而今事過四十年，每一想起，輒心如刀割，涕泗橫流！

麗水對岸，本有公路直通龍遊。許多過了河

的友軍部隊，紛紛經此公路湧往龍遊方向退去。徐師長所率領的二三八師在決定前進路線之前，曾於一處山崗之下召集營級幹部以上的部隊長，研究即將面臨的路線選擇問題，絕大多數軍官，主張循着公路前往龍遊，然後轉道霞浦、分水嶺、福鼎、連城、三都澳、馬尾，在福州結集待命。徐師長曾禮貌地問及第七綏靖區司令官張世希的意見，張因此時已經脫離險境，緊張心情一變而爲輕鬆口吻，他站在一塊巨石之上，意氣風發地大談其兵略與兵學。最後的結論，還是以走公路爲上策。不料，正當徐師長剛要下達循龍遊之線出發命令之際，黃部隊長說話了。

領會戰略戰術運用

「我有意見！」黃部隊長吭聲說：「我有三點看法要提供師長參考。」

「快講吧！」張世希面現不耐之色。他越俎代庖地說：「不要耽誤時間！」

「黃團長是二三八師唯一受過軍校及陸大教育的優秀軍人。」徐師長向張司令官介紹說：「請司令官聽聽他的看法。」

「我出身黃埔一期，也受過陸大教育。」張世希面色凝重，口氣極其不屑地說：「我不相信他會有什麼高明的看法？」

張世希顯然有意在阻止黃部隊長的發言。

「不！」徐師長仍舊和顏悅色地說：「我們還是聽聽黃團長意見吧。黃團長，你請講吧！」

由於徐師長的堅持，張世希以手中的馬鞭，指着黃團長怒聲說：

「既然徐師長要聽聽你的意見，那你有話快說吧。記住，盡量少說廢話！」

黃團長說：

「面對目前的環境，我純就利害關係分析和判斷。只是提供給師長參考之用。我要說的三點看法：第一、公路絕不可走。理由是，前面往龍遊的友軍部隊擁塞公路，不下六、七萬人之衆。我們跟在後面，萬一遭遇敵人襲擊，既無法前進，又不能後退，無異自陷困境。」

「第二、即使我們順利抵達龍遊，勢必仍將跟在友軍之後同往福州撤退。即使路上不發生任何情況，試想，六、七萬人經過的地方，食物必然全被吃光，輪到我們經過時，恐怕找不到任何可吃的。」

這時整住氣在一旁坐着的張世希，忽地站了起來哼了一聲：

「難道我們不能『因糧於民』嗎？」

「不錯！我們可以就地向民間徵糧而食。但是請問司令官，沿途村鎮人家，經過六、七萬人的大肆強索食物之後，還會有人坐在家裏，煮好飯菜等待我們去飽餐一頓嗎？如果我的判斷不錯，由此向前，凡是我們所到之處，不僅難見一個人影，恐怕早就廬舍爲蕩，雞犬不留了！」

「你是說，我們的國軍部隊，都是強盜土匪囉？」張世希怒氣沖天地說：「你好大膽！竟敢污辱國軍革命部隊，我要槍斃你！」

張世希一面給黃團長戴上一頂污辱革命的大帽子，一面以顫抖的手，從腰間掏出一把白朗寧

小手鎗。打開保險，指著黃團長作射擊狀。

徐師長見狀，急忙以身擋住黃團長，面對張世希：

「請司令官暫時息怒，等黃團長把話講完再說。」

張世希悻然地收回手鎗：

「徐師長，這人是共產黨！不能留他！」

黃團長面不改色地繼續說：

「張司令官愛國的忠誠，令人欽佩，但我要聲明，我是分析當前的形勢，提供有利於我們行軍的路線。我是中華民國的革命軍人，並不是張司令官所指的共產黨。」

張世希被黃團長的話，氣得臉色蒼白，雙手不停地發抖。

「張司令官剛才只是說氣話。」徐師長怕再引起不必要的衝突，急忙搶先勸解說：「此時我們要上下一心，突破困境為目的，黃團長，說說你的第三點看法吧！」

「我要說的第三點。兵法說：『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設若我們循著公路，尾行於衆人之後，無異自陷於被動之局，即使自備乾糧，不受補給的威脅，然一旦遭遇敵人襲擊，必將陷於進退維谷挨打的險境。那時，欲戰不能，欲退不得，豈非自討苦吃？基於上述原理，我說眼前的這條公路走不得！」

「依你之見，」徐師長問：「我們該走那條路？」

「眼前羣山連綿，」張世希悲觀地說：「根本無路可走。不走公路大道，我看不出還有那條

路可走！」

「當然有路可走。」

黃團長從揹著的皮囊裏取出一大疊地圖。以一把油紙雨傘遮著霏霏細雨，把地圖攤在一處平坦的地上，指著一條他已預先畫好的紅線說：

「我們向東沿著這條紅線，翻越約五百里長的浙閩山脈。第一個目標是仙霞嶺。越過仙霞嶺約一百里，即是霞浦。然後經分水嶺直達福州。再由福州取道連江。然後再走捷徑乘船至三都澳

到了三都澳離馬尾和福州就不遠了。不過上面所述的這條翻越重山峻嶺的行軍路線，自然要比走公路遙遠而又難行得多，但利多於弊：首先是沒有友軍與我們爭路。其次沿途可就地解決食宿的問題。第三，共軍正規部隊不可能出現在這條路上。第四，即使土八路阻擊，我們可以輕易予以殲滅。故安全上絕無問題。」

黃團長分析完畢，張世希為之改容。但是，他仍舊充滿著敵意問：

「黃團長！你紙上談兵的本領不錯，不過，我很奇怪，你從何處獲得這條山脈的地圖？而且你對這條路線真能了解多少？」

徐師長此時亦附和著張世希的問題，隨著詢問。

「是呀！你在那兒找來的這些地圖？」

「這很容易。」黃團長說：「我每到一地，都會派遣參謀人員向當地政府索取其轄區內所有的地圖，以備必要時應用。有關浙閩山脈的地圖，是我昨天一到麗水後，親自向縣政府要來的。

經我研究之後，發現並不完全。祇有全山脈的十

分之四。尚有十分之六的部份要到霞浦縣政府索取。不過，我相信有了這份地圖以後，我就有把握順利通過這條山脈了。」

徐師長點頭表示同意黃團長的說法。於是對地圖稍作研究，即正式下達取道翻越浙閩山脈前往福州待命的行軍命令。并指定黃團長改任前鋒指揮官，領隊先行。師司令部及後衛部隊依序隨後跟進。

這是我第一次領略一個真正有戰略、戰術修養的軍官，所表現的優越、縝密和智慧。

古老祠堂一夕驚魂

初入浙閩羣山之中，大家猶帶著幾分新鮮和好奇，不久即發現山路崎嶇難行，原先的新鮮好奇，一變而成爲唐詩人李白所說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了」。此時我們所走的雖非蜀道，但在感受上，幾與上青天毫無二致。當傍晚時分，尋找宿營地點時，發現荒山居民早已逃避一空，留下來的房屋，多則二三十家，少則僅有三五家。除了供給少數高級軍官宿住之外，我們根本擠不進去。

部隊一行，迤邐進入羣山後的首夜，我們學生羣和數十名隨行眷屬，被分配在一處離村口約一里許的古老敗盡的大祠堂裏，祠堂大門已經脫臼斜靠在大門之內。一眼望進去，首先就看到兩廡各厝着七八具薄板棺材，每具棺材下，各擰着兩條板櫓。蛛網連結，積塵盈寸。一看就知道這是一處很久無人照顧的荒祠。迨至進入祠堂之後，一陣撲鼻而來霉味，令人感到窒息。天井之中

，儲積着連日來的雨水，色如醬油，無人有勇氣敢從天井踏水而過。我們顧不了棺材的恐懼，只有從兩廡棺材頭前通過，走進供有祖宗牌位的正堂。學生們從正堂兩側取來數十捆帶有霉味的稻草，鋪滿正堂，準備作為大家睡眠之用。我們又到最後面的廚房尋找生火的木柴和能飲用的清水。結果，水缸裏清水業已腐臭不能飲用。木柴沒有找到，却看見一堆高梁桿。

我們把高梁桿生起火來驅寒。誰知高梁桿易燃也易燼，燒不了多久，就難以爲繼了。

有幾位熱心的女同學建議找幾塊門板木片來燒，她們進入正堂後僅有的一間應該屬於守祠人住的臥室內，在黝黑中見到一張已經半傾在地的縷花床。她們先拆下牀前縷花板和踏板，繼之拆去綉子牀下的墊板。沒想到有一位女同學突然地驚叫，嚇得同去的另兩名女生亦隨之跌跌撞撞地跑出房來，指著房間內訥訥半天不能說出一句話來。我以電筒向房內探照，只見那位女同學躺在地上。急把她抬出來急救，好一會兒她纔甦醒過來，但却神智不清連說有鬼。問另兩名同去的女生說什麼也沒看到，只是被暈倒的同學驚叫聲嚇住而已。

我們爲了證實臥室裏真象，集合幾位有電筒的男生，一齊進入臥室探看究竟，結果我們看到兩顆血跡已乾，但四隻眼睛暴出的女人頭。猛一看見，的確令人驚嚇萬分，我告訴知情的同學千萬不能聲張，以免其他已入睡的婦女被驚起。但却使得我們近十名師生徹夜無眠。

我猜測這對男女剛被殺不久，至於因何遭到

殺身之禍？於此兵慌馬亂之中，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不過事隔數十年，那四目睜睜的印象，迄今猶難忘懷！「亂世人命賤如犬」。至此益感信然。

這一夜，我們被那兩顆人頭，嚇得睡意全消。浙瀝的雨聲和已入眠的打鼾聲，在黑夜裏交相迴應，更顯得這幢古老的祠堂鬼氣森森！

翌晨天剛破曉，我們就喊醒大家，準備等候師部通知出發。

迨至與師部會合上「征」途之時，我們纔感覺全身疲憊，舉步維艱。但是誰也不敢離開部隊落伍下來。我們深知，一旦落伍之後，要想再追上部隊，恐怕比登天還難了。

討厭的是梅雨天氣時而放晴，時而大雨。閩西的氣溫原比江南燠熱，羣山之中，空氣尤其稀薄。許多女同學和帶著兒童的眷屬，因爲受不了氣候的變化和山徑難行的折磨，寧願落伍下來接受不可知命運，却再無氣力繼續隨著部隊長途行軍下去。徐師長曾一再下達命令遲滯其行，儘量多作休息，但仍無法挽回落伍的現象。

一位黃姓參謀的眷屬，由於懷著七個月的身孕，經過十餘天的長途跋涉，觸動了胎氣，竟在一處荒村中，胎兒提前出世了。黃參謀無可奈何只有放棄隨軍行動，留在那處荒村中陪伴妻兒休養身體。但第二天隨侍他的傳令兵狼狽地逃到師司令部，向徐師長報告，當夜土八路開進村內，即把黃參謀一家三口殺害，他自己因藏在草堆裏未被發現，獨留一命，直待土八路離去，他纔從村莊逃出。黃參謀夫婦死於非命的消息傳播開來

，意外地使許多想落伍的學生和眷屬嚇破了膽，嗣後未再聞有人敢於落伍了。

竹筍果腹仙霞觀雲

進入浙閩山區第八天，發現山中所有的人家，幾乎十室九空，原來在我們之前，已有七十三軍經此通過。據一名逃不動的老婦人告知，山中人家，都是善良的貧農，山中除出竹筍外，能種植的只有蕃薯。稻米一粒不出。農人每年秋後把收成的蕃薯切條曬乾後，以之度過寒冬。誰知七十三軍經過時，全部吃光帶光，年青的農民爲避免遭到被拉夫的噩運，逃的逃，走的走，剩下来的，祇是一些可憐的、嗷嗷待哺的老弱婦幼。她們說，她們已經無薯條可吃，目前只有挖掘春筍療飢。一旦春筍老了，也就是她們餓死的日子。我們聽了老婦人的哭訴，不禁爲之黯然而！

我們經過的村莊人家，除了山泉之外，難得有一家人存有糧食可供我們食用。即使我們提供再多的銀元，也買不到一斤薯條充飢。最後，我們把那些在金華所分得的又重又無用的銀元，一路走，一路丟。每當我們宿營時，每人都先進入附近竹林裏去挖竹筍，採回後在滾水裏煮熟充飢，幾天下來，每個人的臉上，都像塗了一層可怕青色。但是二三八師所有官兵他們每頓吃的都是白米飯或薯條稀飯。

原來徐師長在離開麗水之前，曾命令所有部隊官兵，每人要攜帶白米三十市斤，縫在一形如子彈帶的布囊中，以交叉形插在雙肩上。所以沿途不愁沒有飯吃。可憐的是我們三十九名師生，

以及一些前衛部隊下級軍官的眷屬，全部都缺乏這些米袋，也無人通知我們準備購買米糧，以致我們在這一路上吃盡了苦頭。偶爾師司令部送來一些殘羹剩飯，好似天賜的山珍海味般，即刻被我們一掃而空。

就這樣飽一頓餓一餐地在浙閩山區中，連續風雨無阻地行軍了近半個月之久，每個人的兩條

腿已麻痺得忘記腿的存在。腳下的皮鞋早已沒了底，腳掌上的水泡幾無日無之。

說也奇怪，這些水泡破了一次又一次，我們除了每晚以高粱酒揉擦外，別無治療的良方。但是，一路行來，每天五六十里的山地行軍，也未產生什麼特別疼痛。

人，真是一種最能適應環境的動物，在生死

關頭，別無選擇的情形下，似乎什麼苦也能吃。當我們行軍到著名的仙霞嶺時，我們已在浙閩山區中行走了二十一天。經人告知，過了仙霞嶺即是福建的地界。我們那天夜宿仙霞嶺山嶺的一處大村莊上。連宵大雨，黎明時却意外地放晴，仰望千多公尺的仙霞嶺上，雲霧繚繞連接藍天。個

有鐘聲傳進耳鼓，幾疑身在天上。(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 雲 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 爲歷史作證 之四十七

喬 家 才 著
定價 台 幣 貳 佰 元

本書爲喬家才將軍繼海隅叢談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劫後隨筆、黃埔建校簡史補正、三民主義力行社傳真、軍統局的工作在山西、聲威與嚇阻、苗培成高風亮節、閩錫山與戴笠、詩人情報員異域豪難、爲歷史作證——戴笠未參加北伐東路軍、爲戴笠辯誣、再爲戴笠辯誣、力行社與國民黨、臺灣奇女子藍敏、土肥原的侵略魔掌、干國勳與力行社、憶廖耀湘將軍、王陵基與戴笠、如何對付日本篡改歷史、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憶陳素農將軍、賴景瑚傳、也談梁漱溟、講一個故事紀念郭鏡秋、懷念蕭一山先生、「南京大屠殺」和「選俗記」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